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四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前言

王守仁

王錫爵

申時行

于慎行

馮琦

蕭端蒙

吳沉

葉充

劉定之

馬文升

李元薦

往行 四

將略前

前言

彭韶

王鏊 二則

王守仁

何孟春 三則

馮琦

葉向高

李元薦

耿九疇

夏瑄

往行

沐英

張輔

胡大海

劉江

王元吉

盛庸

譚廣

張楷

項忠

金文

石邦憲

韓觀

武忠

郭登

羅通

石亨

王越

二期

楊俊

徐有貞

韓雍

韓斌

李晟

李惟聰

黃珂

陳壽

張鵬霄

楊銳

仇銳

楊大章

王倬

李善

姜紹

高鑑溪

張琮

馬永

喬白岩

王守仁

二期

孫燧

許達

伍文定

胡克元

翁萬達 二則

楊一清

李鉞

張芹

王大用

曹琚

陶魯

趙時

顧可久

高鶴

曾銑

唐順之

吳時來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三

邊防文法

前言

王守仁曰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損之

卷之七十四

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王文肅公與梅鶴洲總督書曰承札所諭邊事不壞于虜而壞于文法議論此不肖病臥時已先爲經略言之抑此尤其淺淺者使文法議論果流出胸中卽抵牾一時久當自定乃近有一種磨牙吮血之口吻而佐以承望揜闔之心腸將來所壞豈止邊事而已記世廟時止爲損軍法嚴邊臣望風媚虜虛捏首功以幸無罪翁所謂輕戰罪開儒門古與今斷成不改之套和戰二字廟堂剖析何常不明若必遂欲息衆喧則除是漢武用狄山手段而非不肖所敢言之者也

申時行曰寬文法之議乃防邊任將之要術頌者黑谷關之失入罪至死山海關之戰沒功不錄而內有獨斷之慮外無駁正之詞以故若此然此豈經久可行之法哉鄙意以爲文法在寬寬不必著令蓋有立法嚴而用之寬者未有立法寬而其後不至廢弛者也今大虜幸款屬卽欲大舉亦難其勢必至于零竊而所入之地有險易失事有多寡將有

勤情情有輕重此待臨事臨時權衡劑量宜寬則寬之耳今直曰零竊不問卽問無重比將來守邊登陴之士敢有弛然而高臥者卽失事恐有隱重而爲輕者似未可以著令而畫一也如謂將帥懼罪賄虜則三尺固在寧可置而不問哉

于慎行曰夫驕卒之難御久矣損益之宜有機存焉積習之所壞勢不得裁裁之則怨而不收苛政之所裁勢不必復復之則汰而難繼此不可不察也唐莊宗承方鎮之規而不給軍士之賞故衆心觖望明宗懲同光之敗而屢頒優給之恩故國用益窘皆非算矣凡人情習見其厚削之則怨生習見其薄仍之則志定善爲治者因之不善爲治者反之馮公琦與邢崑田書曰頃見部覆五日一報疏仍是討西夏之舊稿耳魏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爲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旣多先後牴牾以矛盾議論風生大疏首革此弊最爲得策主將內有機宜外憂宜論虛信旣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于彼中事宜豈能懸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

卷之七十四

聲影外之影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爲籌策譬如病人不診脈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症傳會古方豈有取效之理

蕭端蒙曰損軍之罰固善法也國初之時承平未久將有絳灌之風士皆淮濠之舊衽革之餘習未亡而脫穎之銳心未厭也容有挑功生事輕心于一逞者故爲之法以損軍多寡爲差所以抑僥倖之途而養安靜之福也乃今則有不然者矣何者統袴之子世授節鉞非復國初之將也市井之民冒充行伍非復國初之卒也一遇寇警其不褫魄而落胆者鮮矣况敢輕戰也哉今轅轅之間動以完守爲上策堅壁縱寇以自全保或有奮不顧身決于一戰其以全取勝者固可以覲區區之賞萬一少喪師徒則文法之吏隨而議其後故雖有鷹揚之略敵愾之心者卒掣肘而不敢爲往歲虜寇中原六支之戰至壞戈而莫敢救焉聞之邊將曰將官畏法而不敢戰也嗚呼古以杜僥倖之心今以藉巽諛之口然則是法也又安得恃以爲常而不變哉

高皇統一字內文治大興吳沉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書多



依託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尙義也非尙詐也孫子曰兵詭道也吾恐非聖人意也間常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有涉于戎事者輯而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尤爲確言

葉充字良仲定海人以布衣獻策于高皇帝皆武事也一綱三目其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耳韓信初見帝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將所言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曹採取劉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其三目一曰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爲先田豐

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倘城堅守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卻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之州邑務農種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于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于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

劉定之曰怯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壘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制

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便捷優于大鎗之遲緩趑趄也因其陸地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號爲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皆禦虜之長策者也

馬文升曰古爲將者必學之于師十數年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得也蓋兵法始于黃帝本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後周之太公吳子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奧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告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爲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爲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

馬熟閑或持己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爲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于心施之于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充任邊方重寄況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間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爲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猝之間邊乏良將將何以禦虜臣等職在兵政國家安危所係若不作養將材于今日何以得之于將來日夜思惟無以爲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勅內閣儒臣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勅司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印刷數百部頒賜兩京公侯伯都

督武職大臣并各邊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參遊擊守備內外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若罔聞知巡按御史時時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李元薦曰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擾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度一失成法便遭敗衄捨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奕秋不審成規冥悻而進能必為長勝之家耶宋神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

往行

將略前

前言

彭韶曰荊州之鎮起自古檀以極關內護京師外控夷虜大口三十八

卷之七十四

小口七十四列營三十二戎衛十六自太傅徐公達以來城關口築亭障人有所恃然久或玩愒自都督鄒平李自新爲總戎無間祁寒盛暑短衣輕騎涉險相度分督參謀歲益加修塞處剗偏坡漫處鑿石壁蜿蜒山顛逾數千里屹然一巨防也喜峰之口尤稱焉朵顏三衛道是入貢往時旣進境山關猶俾露宿殊失柔遠之義公乃于關內造大屋十有八間繚以周垣至則居之墳山之上內險外夷奸黠易以攀緣窺伺公截立墩臺且砌石牆五百餘丈夷人感悚益堅內嚮并邊耕地俱民業我獨資饋運而生聚日繁家口或不給咸困于食公令傍墾餘地以自賦每歲夏秋冬之交預檄老稚尋採山菜榛橡之屬計口收積官收守之以備荒凶人免流移其貧病無倚婚娶失時與死喪者又皆有措備之儲以爲助羅文谷關外四十里曰黃門有龍潭元世祖立廟人傳其神異甚驗公遇歲旱輒遣官詣禱迎水以歸雨隨大注內地頌德功焉邇年以來虎出爲暴公曰是爲戾氣不早殄之居人勿安乃行邊禱于山祇于是不數月二虎斃于獵羣虎北踰關去選東西路精卒萬人

供待優厚躬親團練武藝閑習一人賈其勇皆可以當十其樵蘇戍守屯牧役作者不下二萬更番授事人効其勞小大無怨言此故有成規潤澤者公耳更思閱古常存景慕遂建都督陳公景先都憲鄒公來學數先輩文武三碑于三城屯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勤整廉勁老而不衰涉獵兵書行軍以謀爲先遇敵堅營陣務以不可敗爲本結髮從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樹勞列于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列都府守重鎮宜乎夷虜知而吾軍畏愛也

王公鑒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于北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刼營取勝近者王越之于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

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當懲艾使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挫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方牽于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慮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可憂者也

又曰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令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王守仁曰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



而胡虜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精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已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繇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

何孟春曰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願方略何如不

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  
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  
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定機在智識敏達耳何必泥古爲聞者  
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効  
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  
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  
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用平秀州賊諜言將用火牛德笑  
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殲焉法之不  
足恃也久矣

又曰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圖果何如朕觀宋白  
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  
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三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無往不克  
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之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變碁未能自得

于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

何孟春曰春頌御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數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于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盡死思政久經軍旅每歲惟着破衣敵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戰常以敝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不怕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于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于桀澤潏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于萬衆之中故驚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駿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馮公琦曰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言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

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兵可傳而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幾定籍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高賚謹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略六韜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受成于學獻誠于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于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卽謂材所自出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夫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于用授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願方略何如耳蓋學古者以增竈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千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詭于古法大略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託之于書或其人不彰顯而託之于古非謂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葉向高曰論事之文揣摩情形料量事變如射覆然一發絨而得失之數立見矣而事之最難言者莫如兵漢人言兵事可見施行事者獨家令耳然至七國之難而不敢以身試也以太傅之通達而三表五餌世病其疎屯田十二事無遺策矣猶曰至金城圖上方略兵者國之大事豈易言哉

李元薦曰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用此占驗也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  
□驗處不專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遇戰或大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所爲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若曰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耿清惠守陝西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明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侵漁以

卷之七十四

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爾部從公議

夏瑄字韞輝湘陰人忠靖公之子正統八年以蔭爲尙寶司丞時四方多事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必有首惡糾合爲寇宜密令諸脅從諭以利害誘以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宜分兵間道擣其巢穴賊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朝貢狙詐難測宜令知兵者行兵邊塞旌勇智退老弱繕兵械修城隍謹烽埃以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賊勢日張民困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宜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與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遠闕鋒不可當宜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旣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無死志退無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行之後虜使至公又言虜

無故遣使與吾譯者偕來必佯爲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覘我虛實或爲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譯者令爲反間宜慎防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宜分兵五路間道襲之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蓋彼方恃強不虞吾至其待使回犯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況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敢戰吉臣以爲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言虜旣得利今冬來者必圖再寇今汝寧鳳陽諸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爲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募智勇以爲國用仍條陳事宜以爲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主及所舉勞以酒幣揭名于旗倡以忠義然後榜諭凡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爲間諜者許以官賞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爲兵者釋之教閱之法以百人爲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人兵集旣衆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下兵部尙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已也時爲監察御史亦請勅公

募兵淮揚會事定不果又嘗疏曰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愼太過虜經其城當戰而不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經畿甸自納其死而我過爲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宜鑑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雪恥大學士高公穀見公疏薦于朝亦不果用

往行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封黔國公黔寧王諡昭靖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百夷屯募沙勒犯邊調都指揮寧正領兵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復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以報摩沙勒之役公親督兵二萬抵賊營與之對壘出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象二千迎戰鋒始交獲一象殺賊百餘人而還于是軍氣益壯咸曰賊易殺也英乃召諸將校謂之曰定邊受圍已久若不卽破賊設定邊失守賊勢益張彼徒恃其象以恐懾我軍方今少以騎士挑之已獲一象又何足畏乎吾知所以破之之術矣可多置火銃神箭于前作二行參差而陣伺彼象近則前



行之銃箭齊發象若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使銃聲不絕象必驚而卻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分軍爲三隊都督馮城領之寧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主上平日恩養將士正欲效膚寸之力于戰陣之間爾今日之事有功者賞退。覬者戮全隊三令而五申之將士鼓勇爭進則悉衆出營盜驅戰象結陣以待英駐馬于高岡以觀左隊小卻英望之怒遽遣使馳取左隊將之頭左隊遙見使者橫刀飛馬來復擁士卒大呼突入其陣無不一當百大戰破之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象中矢死者過半生獲四十有七殺其尤餘黨盡殪百夷酋長思倫發聞之遣人奉方物犀象來降願輸貢賦英爲之請于朝許之遂定其地

張公輔河間忠武王子也永樂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公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公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公偵知令先驅曰羣衆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

胡武莊行兵嘗曰吾不知書行兵惟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編民寧輯有蔡征虜之風

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遼東備倭寇寇至卽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地之望海塌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海海島夜分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塌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塌前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邀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褒論徵公至京面諭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上嘉其謙抑旣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所疏將士有功者陞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山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至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

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受封之明年計至上深嗟悼輟視朝三日遣官諭祭追封廣寧侯謚忠武考遼陽新誌則曰廣寧伯劉江有大抱負戰勝攻取累拜中軍都督總遼東戎政能明號令嚴賞罰□斥堠練甲兵永樂己亥間倭賊屢爲邊患江乃駐兵金州備之適倭賊三千餘以數十海艚直逼望海埭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遂下令犒師秣馬略不經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之埭下江披髮舉其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迫環擊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漸脫而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凱旋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優閒惟飽土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使魚貫而來類蛇陣故

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心致死未必無傷于我故縱其生路以滅之卽圍師勿迫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公未察耳按海倭之患北自海遼而山東而淮揚崇明太倉金山而浙而閩之廣海極欽廉銅柱而止故所在有備倭官軍迄今不敢廢然侵掠之患則銷息久矣雖本之國威聖德所在得人然滅倭大捷則固無如劉忠武之功大矣

王元吉字國祥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邊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輛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長老固以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諭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乃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

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旣而潘甲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

濟南之役靖難兵南去卽軍中陞鐵鉉兵部尙書封盛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守留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號召招來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南兵進征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不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甚困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職賦廣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辛

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俞憲高公之糾縵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父添四高皇帝起義從湯和留禦明州卒于軍中時廣年十四補父籍補驍騎衛歷燕山衛百戶文皇帝靖難以功爲都督鎮守宣府正統六年封永寧伯公初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犯譚家馬迄今猶以爲號

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正統十二年閏中鄧茂七起詔公以都御史監軍公與劉都督謀曰賊兵皆吾赤子宜先招徠而後斬獲父老咸曰日者兵部降招榜無印賊不信今招榜若有印必信從時軍府實無印事亟不可待奏報公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卽爲之況在軍乎因矯刻征南將軍印出招榜賊果信或降

或散去景泰改元公班師入朝有妬其功者與用事臣相表裏劾公前  
矯劾印併誣以他罪罷官歸天順元年今上復正大寶詔公復右僉都  
御史致仕二年公入謝適陝右用師嚴議能給饋餉借戰騎募義勇之  
士以佐師者文武大臣皆以公可遂命往事竣還南京以疾卒遣官賜  
祭

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謚襄毅成化四年  
時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構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有衆二  
萬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  
被殺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衆推公應詔以公總督陝西軍務官軍  
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王忠恃  
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我軍遽退項忠卽陣斬  
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  
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隘益危交章  
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川不祥項忠曰

賊苦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竟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卽以師據賊水草道于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朝廷尙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全忠報軍中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以四出攻刼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庭臣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咎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二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公單騎抵賊寨



論以禍福出降者衆其逸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將有揚虎狸者  
號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  
慰勞之示以賞格解所服金鉤賜而遣之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  
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  
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  
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  
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  
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  
甘心時論與之

金文字尙德號履素麗水人景泰辛未進士庶吉士歷官開封知府爲  
諸生日草寇圍郡城御史李公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公應募建策多  
所裨畫賊常以所得箭反射城中衆不能禦公爲去其括綴銅函于強  
弩而射之賊不知所爲勢窘比寇平衆皆自占公固辭不受賞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人嘗爲都清守備征磨子崖囤苗時二月沿路

卷之七十四

附錄

十五

桃未花公集兵犒勞曰吾以鼓催桃花花速開國則破以是日午報桃花盡開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彌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無算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人命刀手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曰生員亦賊耳盡斬之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詘而不行矣豈不損威後有御史欲劾觀過于好殺者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焉髮散垂褥首披椅後殺上中有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觀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廷觀曰此輩與禽獸無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竟不能劾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答爲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常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並

張兩弓折之既而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踴請射忠後弓射應弦而落國人  
人大懼服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  
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  
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萬全西寧侯  
宋英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沒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  
尋詔班師登語學士曾鼎張益曰駕宜遠從紫荆關肅等入奏已得請  
從紫荆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軍士  
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爲裹瘡傳以藥或謂  
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宜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  
令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卽歸駕  
登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給我耳莫

若以計伐其謀刦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鴛材果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中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

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  
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彼賊以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  
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  
一人追奔四十餘里至拷撓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  
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大同戰士  
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以步  
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攬池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  
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復大興屯田而苦乏牛  
種乃上疏乞官爲措置嘗憤賊吏病民疏論之其略云承平日久人心  
驕逸在官者旣無廉恥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  
有夷狄之禍登廉潔尙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有古  
良將風登工詩有聯珠集調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

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

土木之變羅都御史通時爲兵部主印吏守居庸關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有積垛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燬使虜至無所掠二十八日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往盡行燒絕尙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衛近京積芻悉燔之虜酋也先擁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總兵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郊于謙等營德勝門禦之勅通與趙玫楊俊選居庸關精軍徒馬五千來京接應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揣恐使所屬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斬之狗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日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

益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始媿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捷虜聞勤王兵且至也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聞中國精兵獨特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遇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爲名一敗則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天子于我無功于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荆關兵皆遁爾奉天子仍出紫荆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守我復與爾合還嚮入城居庸不可勝且奉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于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也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通用水灌城冰堅厚虜不能近與潘成趙玫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爲營晝用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大有警以大吠爲號公多用醃菜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醃菜雜投虜騎中大啗羊肉甘飽以石

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  
噪舉火砲四面擊之虜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虜騎盡  
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砲擊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  
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  
所掠都城人口虜遂遁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  
與彪貰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  
家本軍官伯父岩無子亨嗣爲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  
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  
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  
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前陞  
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與統兵官楊洪等并械  
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  
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卽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



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亭等追戰城西虜卻而南亭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儀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亭率衆乘之蹂踐虜大潰南奔亭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亭遣謀者給虜亭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亭名耳虜信之來攻亭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亭在露亂相蹂踐亭率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亭旣敗虜成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呼石亭爺爺論功亭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以奪門功進封忠國公彪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淵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淵戰沒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王

王公越字世昌濬邑人景泰庚午舉于京闈明年辛未第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都御史寇公性嚴臨吏苛切公能當其意超拜山東按察使天順癸未大同有警英皇自公爲御史偉其貌及奏對暢朗遂用爲右副

都御史果能飭兵走虜成化丁亥召掌院事庚寅奉命自延綏出塞至  
崖審川擒賊四十人斬首百級進左又以斬虜有功再進左都御史初  
虜居沙漠以黃河爲限冰凍而入冰解而去邊人止防秋冬春夏以餘  
力墾田修城後虜入居河套河套者河之隈也廣袤數千里草卉豐茂  
產獸肥美前代及國初累砌城壘置兵戍守後弛防虜遂占居出沒無  
時三邊坐茲大困癸巳公課知虜它掠遺老弱于廬選精騎萬餘自出  
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人便休行四日天未明至虜  
帳萬騎齊蹙之縱火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其馬牛羊器械無算巢  
穴焚如無遺北虜自外趨歸哭聲登于天悉力追軍公結陣徐行殿者  
與戰及前伏兵起又與戰虜再遇伏知我有備大慟渡河而遜自是邊  
無患者二十年甲午加公太子少保增從一品祿掌院事公抗言將士  
功大賞輕乞移已官賞之不報丁酉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  
史庚子同太監汪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擒虜男女百七十人斬首四  
百級封威寧伯仍兼都御史辛丑出寧夏又佩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

移鎮延綏計功加太子太傅歲增祿百石內閣萬學士忌公功名太盛臺臣承其意論公生事夷狄作詩怨望罷公爲民謫居安陸弘治初公上疏懇寃詔許還濬甲寅復左都御史致仕丁巳陝西三邊大擾詔加太子太保總制寧夏甘肅軍事入見孝皇禮賚稠渥又出塞襲斬賀蘭居虜百餘人還所掠人畜兵械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又言哈密屏我爲外防向爲吐魯番所破逐其王今吐魯番引罪獻所侵地宜封故王以守未報而公卒後西夏不靖至許襄毅克復哈密乃定如公策云壽七十有三公姿表英奇久膺師寄身自歷戰又精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史曲當情理爲詩跌宕快爽能道人意中事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虜歸卽召入與談虜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霧日

衆或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猝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推老卒功以爲千戶王文恪公曰王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略比入翰林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寶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又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品士勢定諸胸臆數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衄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瀟王濬四御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睦族敦舊矜窮恤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威寧伯王公越一日與保國朱公某領兵一千周視邊徼達虜猝至且衆保國一時莫措謂威寧且走威寧厲聲曰閉嘴卽揮兵上山紮營山麓威寧曰若走而衝虜被兵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得上遊與戰

必利遂驅兵下馬于中選勇士三百自將于後餘七百令保國率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軍反顧反顧者即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稍有多差亦斬以徇列爲陣行時已向暮達虜憊懈威寧即令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威寧纔曰幾乎落陷奔矣明謂保國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達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斃今乃卻軍排次第而行不攙亂况我與精兵押人心必齊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覺其倦而我安行也威寧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之風

楊俊故昌平伯洪庶長子初洪次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一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殺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自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哈刺奔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

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赴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兵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旣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近後不敢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于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人人殊少保于謙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仇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大羊繇間道乘虛四散擄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

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于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而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掠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上從于公議

徐武功有貞自金齒赦歸復冀召用夜觀天象見將星在吳地謂己可以當之每早起輒舞鐵鞭數十回以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能將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酒醉則遶屋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時同里祝參政瀨自山西致仕歸矣行且憂盜劫有力士李金鎗者武藝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旣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耳能爲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疏矣李跪請教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憚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正統壬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天順七年爲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上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和勇爲遊擊將軍惟總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改左僉都御史以行時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門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夫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度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尙巧遲何泥于困衆從公言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遣都指揮趙倫鄒宏副總兵范信參將孫振各授以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州諜報賊在陽峒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數人皆磔剔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荔



浦皆峽賊羽翼乃分兵將爲一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攻彌月  
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勅獎勵陞公弟睦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  
州益增器械備餼糧令五哨由峽復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  
援于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聞乃挈妻孥輜重于崖極險處預于山  
南立排柵滾木礮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  
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  
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橫崖等山又進  
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于賊所不備處攀  
緣至絕頂舉砲爲應衆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  
處改大藤峽爲斷藤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公初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卽  
堅守之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  
慘又謂峽內餘孽尙存終必爲患宜設士官編管仍徙周冲靖寧二巡  
司于峽之上下增土人爲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撞人凡  
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剿雷廉等處流

賊猶未成績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虜共四萬一千七百有奇凱旋至廣東捷聞陞左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奏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里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二員巡撫從之公開府梧州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物議遽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先是公征大藤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父老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數十人伏謁軍門諸校聞之公曰我等山中良善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五人一班以進至營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及大勝公胆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卽取其首傾腦飲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按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卽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裨將犯法當斬衆請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征大藤峽出兵令

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共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韓斌字廷用襲遼東定遠衛指揮使累官遼東副總兵成化十五年撫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復爲左哨出鴉鵲關抵汨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距山險欲夜劫公營公令譯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尙欲爲偷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欲一見公公免胄示之皆棄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復先歸公至黑松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營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敵應變類如此

李晟字孔陽濮州人成化己丑進士初令宜陽召授監察御史慷慨有經世志喜談兵尙書王恕奇其才薦爲河南提學副使不果用乙巳虜入寇上書欲自效進所製兵圖且薦濬縣王越可用當事者銜之謫雲

南曲靖軍民府知事弘治癸丑會有邊警廷臣薦其才詔改都察院照磨任參謀大同軍事鎮巡大臣器重之已遷鄖陽府同知非其志也乃上書曰臣由儒起家潛心韜略三十餘年前後所著兵機等書古人不能遠過頃大同有事撫按薦臣禦虜而吏部令臣撫民用臣違所長臣所製飛矢火礮馱車火傘等器皆殫思創造前人智慮所未及令臣當一隊出薄伎相角可橫行單于之庭設謂臣無當于用乞放歸田里願屏居濮上以畢餘生不敢拜命當事者惡其語直遂予告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六經舉要經世通略平胡兵式安攘六論晟聰悟異常自比諸葛武侯博膺闢視每議論旁若無人以故仕途齟齬云

李惟聰字自愚河南杞縣人成化乙酉鄉試歷官山東按察副使生而異狀碩首豐背厚面腰腹方闊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望之屹屹然躍馬擊劍便捷如俠士性質氣猛趨義若奔甘淡服勤避汚如不及少習朱氏詩夜誦畢則入室習劍懸枕作壘爲攻擊之狀讀古兵法有妙悟上春官或獨行無僕荷杖跨驢惡少駭散庚申北虜大入寇大同兵敗死

公時爲山西按察使副使大同兵備公比伍閱精十抽一拔制兵長短互用馬步錯行因藝執器不強未能挑牌防矢戰陣立藩晝則治武夜則固壘旗鼓號令聽聞相辨自率三千與同辛苦又修邊城續斷剗複外曰大邊內曰小邊皆十里一墩中舍小墩或三大墩守兵五十人小亦得半由是士躍馬騰烽燧不舉

黃珂字鳴玉崇陽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謚簡肅正德四年嘗巡撫延綏以歲例燒荒天忽陰翳風氣慘烈公曰此虜氣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我軍起伏殺之殆盡將佐皆服公善料敵

陳蠹齋壽巡撫延綏虜分兵入寇公躬親甲冑爲將率先遇賊鏖戰三十餘合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師脫羅干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公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前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初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請發京兵比功屢捷而王師已至總制者請破其

巢未得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公議出境揚兵牧馬卽採草紆急衆衆恐墮賊計公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省費若干萬

張鵬霄字圖南號葵軒世襲揚州衛指揮僉事敬皇帝時寧鎮眞鐸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河患不可測矣于是會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晝使不得南渡賊聞船渡不克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天子降勅褒諭賜白金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職加級辭不受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弘治庚申襲南京羽林衛指揮使歷官都督僉事正德癸酉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闕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九年甲戌盡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上聞公曰江賊奚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縣之高嶺可遠望有警可卽達也乃繪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及臺院

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密議兵食繕皖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于京師先引軍設鉤距于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寇至船上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船斷至者以千數公坐城上與衆勢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寇衣緋稱凌十一先登公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于儒者皆起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降得不死公召語鵬曰汝死已後尙覩顏爲悖言乎吾力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寇爲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援大呼公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日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攻五至城各首舉木爲蔽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走火光周匝不絕寇無所遁十二日寇于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公曰事急矣乃詭以大將軍火銃實名被緋金鼓置城上

向寇兵寇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十六日寇衆解體且暑甚溽力憊夜斲睡去公募善泅者數人于船中聞斲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十里是夜宸濠浩歎出涕舉帆順風而返奏捷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奇功二榜實授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仍守安慶蕪湖廣德地方公疏舉鄭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嘉其中忠蓋鄭嘗爲布政胡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旣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臣多賢之與陳公沂交善沂嘗書寄之曰但求無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銳可以無過矣

仇威寧銳持身廉謹遇下有恩未嘗掊剋以佐私費湖下故有湖田若干頃力役若干人例以給分守臣公一無所私也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誅賞然終不敢妄戮一卒擅動一錢識者謂其得人臣之體至



其辭疾屏居避世晦迹以全令名則古之良將何以加焉

楊大章字章之號東橋餘姚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初爲瀏陽令豪民李鑒者藉貲犯禁無忌肆毒隣境甚至拒兵殺官以叛先生一旦出其不意單騎卽其巢擒之以故強梗豪俠之徒皆縮頭改步相戒不敢犯瀏陽號大治撫按交章薦及爲山東副使兵備霸州亡命胡廷秀直入都城白晝劫殺人從西直門出入見莫敢近先生選驍騎一二察其向往追至臨清秀斬之不啻如几上肉夫鑒與秀可謂梟雄不在劉七下乃不煩一兵斗粟坐銷大患其作用神妙至此

王偉字用檢太倉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嘗令餘干時贛盜殺信豐尹公督兵討之賊據山爲險播石雨下莫敢進公夜縱白羊千頭于山下鼓噪從之賊亂投木石比曉略盡進兵大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級遂平其他

李善字元宗隴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嘗以按察使僉事分巡荆襄間往往妖孽煽亂至是有淮者與其徒五百人潛號稱

王攻陷城池劫掠鄉聚呂高者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倖一級其後王景陽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衆其黨熊彥和以子妻之兩人皆稱王謀入襄陽作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脅從五百人有姓名籍記公焚其籍不問

姜綰字玉卿奉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嘗爲廣西右江道副使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府猛于外遂稱兵肆掠勢凌不可制孝宗皇帝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自綰發不聽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等亂復拘之武緣于是思恩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于民祇以夷種嗣子孫乃省殘奪禍蔓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蔑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流官附縣分州不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聞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

□□□爲之記曰先公嘗知慶遠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盜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君一日自省溯江歸哨者假情見迫處謹言賊伏輿請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宿賊世亂邊會府不計能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崗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徇于衆曰能殺越穴城者一級與十金客熊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舉擊死數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嘗約賊來愼且毋戰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于崖瀕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爲民

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  
高鐵溪諱□□字□□信陽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知府初授兵部主  
事以言事被逮謫鎮遠府通判時峒夷有相仇者使通判輯之不服通  
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遲明往臥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  
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

張大中丞琮嘗忤逆瑾出爲陝西參議左遷濟寧知州改御史巡按甘  
肅時方安化王之叛餘亂未息實投之艱危公恤無辜貨有罪安輯邊  
民遠逐夷虜獎誘忠勇舉用賢淑懸賞耀威而復心效順矣一日視虜  
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鑄此何藉以剝人耶擲之地下虜吐舌  
大驚呼太師爭獻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疆圉乃靖

馬公永字天錫遷安人正德六年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公以千總隸  
彬稱疾不起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  
馬蘭峪塞殺參將陳乾以公爲參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寨戰拍崖  
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守三屯營

尋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峯口欲出寨公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耳笑而止

宸濠之變報至南京喬公白岩以身任留守之重廣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代其謀乃寫飛報謂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番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剋日征勦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者分布沿江要害在處料理防守火牌絡繹直抵賊巢賊黨見驚駭卒爲離心又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宸濠通恐有內應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籍籍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爲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守備不肯爲此言也瑯聞大驚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吾屬壘粉矣邪謀遂寢

正德己卯六月十五日王文成公于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

萬在侍相與痛哭誓死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頃之得北風而宸濠追兵將及公乃潛入小漁舟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惟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必然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內稱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至吉安又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師文書云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今寧王之兵已出約爾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誤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往來天時霖雨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餘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

其後使之守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其賊將凌十一關二十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詔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衆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教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合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查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乖覺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旣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道家人重與盤費以前機事佯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跡隨卽星夜前來南京及淮揚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蹤旣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

卷之七十四

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于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論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景又區區之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關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聞出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悲此三四人者皆是龕僕易爲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可也目畢卽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旣就遣雷濟設法差遞與李劉而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李劉李劉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相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濬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士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投徑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



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于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于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犯北京因聞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日等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門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皆是虛傳七月初二日方敢出兵然其時事機已失兵勢已自沮喪人馬已自潰散多有潛來投降者我師已候宸濠出城卽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于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當文成寫楊文襄公假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信曰不信曰不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文成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旣而嘆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誘

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未可知也但賊兵蚤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時爲備所以破賊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文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彼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稍挫急首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于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無得縱殺一時驚懾遂大潰次日賊兵旣窮蹙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呼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不知也其神運每如此

王守仁始爲刑部郎劾劉瑾其言切至瑾畏惡之甚矯武皇帝旨廷杖四十貶龍場驛丞卽日督發意其必死無何聞守仁得活更令衛校追擒校有哀守仁忠者先馳至無錫告之使善自爲計守仁脫衣于江干更着道服遁去羣校以守仁投江白瑾乃已守仁行乞靈隱寺主僧識之遂使去而集徒告縣令曰伍子胥告我有忠臣入我水府吾與之燕七日而出諸某江蘆淮髡徒不救者吾且命毒龍覆若寺縣使僧作無遮大會至期其處于泃中守仁持文憑赴溟南瑾伏誅起守仁爲吏部郎遷鴻臚卿大臣薦討江西賊守仁外迫羣盜內畏宸濠慮其交至而宸濠方散財招士守仁乃使其徒冀元亨爲內間詭說宸濠以萬全使緩發守仁得治兵盡平江西羣盜而宸濠終爲守仁所擒有司坐冀元亨黨反者罪至死守仁力爭弗能得諸權貴素交宸濠者以守仁焚其文書姦狀幸未露反宣言守仁善兵策非宸濠比也諸與守仁起義者率刊其功或罷斥之守仁纔得稱疾去而嬖倖論功封伯者數人其藁守仁未已武皇帝大怒曰若欲害平賊功臣得無助賊反乎窮治反黨

卷之七十四

解略前

三十二

趣封守仁新建伯守仁不敢受而言者文章訟公冤及告反者功皆不省

孫公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歷官尚書諡忠烈嘗巡撫江西廣信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公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既就義濠遂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涼清新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窩賊窩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急收鐵匠又不能亟造諸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至安慶敗歸

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威斂避相結納獨許公達務違之數縛繫其黨禁抑不貸言于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有圖文則財困財困則賄急賄急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勸孫巡撫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盜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未幾

難作

伍文定字時太號松月松遊人弘治己未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歷官兵部尙書正德乙亥爲吉安府知府時宸濠之變天下莫不震動公號于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耳郡人爭欲亡斬首亡者一人以殉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兄卽爾子弟今宜早殲爾雖紆乃宿憤衆咸曰惟命遂遮留王陽明公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船舸轉餉窮日夜不休旣又爲文哭孫都御史許副使二公首遇害者衆咸奮力乃發兵時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拾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敗遂漸遁潰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賊奔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算當是時變起倉猝人懷顧望而公獨首奮義倡率成鉅功其摧陷廓清之力斯亦神矣

胡參政克元嘗爲江西瑞州府通判宸濠反中丞孫燧副使許達死之公自吳城聞變微服徒步夜行旦伏間道五百里還郡郡守被執寮屬

亡去公攝郡事召士民泣諭之死守無二遂請兵中丞王守仁卽日具疏上召使入榻前勞問賜食詔擢公爲郡守僞附馬李蕃掠城中公乃集兵謂妻黃氏曰吾與城俱亡汝善爲計黃氏泣曰君其盡忠毋以妾爲念公出黃氏懷印抱女顧季子宣及家人胡永曰事若不測妾當投井以死公乃簡壯士盛官儀詐稱迎濠伏兵石鼓潭擒之斬首九十四級報至王守仁曰微胡通判瑞其不克乎守仁遂屬以兵使備賊無西公曰濠無西意第恐東下爲憂耳乃使人聲言瑞兵十萬且至夜城西隅忽墜城中鼓噪謂瑞兵至矣濠懼修戰守之具甚備七月朔帥兵趨南京守仁屬公勵壯士前戰于王家渡僞都督凌十一馳馬向公公佯卻竟發一矢射死之擒賊周瑞追戰于八字腦擒殺二百七人師次鄱陽湖南風急公曰賊衆難卒平乘風縱火可得志也或謂風無常難恃公曰討逆自天何疑哉乃與吉安守伍文定部分將士縱火焚賊舟遂俘濠賊平始還郡黃氏曰吾與君得生蓋天祐社稷耳

翁萬達字仁夫號東莊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兵

部尙書嘉靖癸巳爲梧州府知府丙申冬十月皇太子生詔諭四夷禮部以安南久不來貢奏上命會兵部議乃集廷臣議會安南人鄭惟察上變至譯得其頭目莫登庸篡殺狀於是廷臣列十罪請討上從之四月以咸寧侯仇公兵部尙書毛公侍郎蔡公督兵往討之廷議設添註憲臣兩廣各一人經理安南公以才望擢廣西按察征南副使戊戌春公以征南事宜白蔡公行之蔡公從其言登庸懼謀曰王朝必不舍我獨不能從海遁乎且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困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下冀陷馬足佯傳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伺我事以告關吏飭賂往來不復能禁公于是密募敢死梁文輅等入僞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爲公上議督府曰今日之兵大率有二用與不用而已若兵不必用也則示之急而急焉示之緩而緩焉馳張國聞其機在我以彰不戰之功可也若兵不必用也則急而或示之緩焉緩而或示之急焉呼吸瞬息其發如神以藏必戰之用可也至于備欽廉海

濱之地以待窮寇之奔無謂今日姑可緩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之謂也督府是之時公督兵于南寧鄭公守愚亦廣東征西副使督兵備廉欽與公戮力邊威大振會龍州憑祥二府土舍趙楷與韋應李寰等扇亂竊奪至許莫登庸爲鄉導並以我急緩纖鉅告之公具以白督府督府駭曰君度諸虜首何如曰兩州瓜連三兇鼎立迫之則變生肘腋內境繹騷宿之則威凌夷遠則馳聽趙楷狙詐未可速圖李寰梟雄難以兵勝韋應悞寡慮計可旦夕就擒斷其中堅使不相屬然後楷寰可次第獲也督府善其策屬公謀之公至太平使人以他事召思明府土官黃朝諭以大義俾毋瀆倫毋黨亂思明應命設伏卒擒韋應械督府論死其楷寰各以計就擒而斷許存趙祀楷臨死遺書示感誓于泉下靡忘大恩會參議田立其子匡時方逾齡一州以定剗除三雄不動聲色而禍本悉收斧鑕昭明其切深而不露者類若此左江藤峽搖盪據險時以藥努馳刦不可卒捕自韓中丞王新建伯剿治以來稍獲寧息屬酋侯勝海居弩難爲變武靖州目黃貴誘刺之立



堡戍守海第公丁謀衆破堡屠戍御史以聞命蔡公討之下諸司議張  
總兵經則曰兵不過萬人沈參將希儀則曰非數萬人不可公曰二言  
皆是也張言則剿沈言則征然賊備我已久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  
是之會有安南之役未遑也而公丁等益橫公密謀于督府以計擒公  
丁磔于市于是乘勢厚集兵士分爲兩軍並發夾擊諸巢皆破大窘奔  
逸公督王指揮邀擊中斷斬首數百級餘賊來奔入羅連公遂移兵就  
攻之檄右軍繞出其背賊悉力以拒隘塞巨木徑布蒺藜菰簽懸石樹  
抄伏機弩毒鏢戟莽觸立死公皆以計奪之破賊殆盡凡月有九日而  
班師渙其餘黨並諸向順者殆三千人藤峽悉平是時田州土目盧蘇  
及其子鳳以兵從不進顧益縱賊逸去公密議上督府曰田州盧蘇黨  
逆構亂震駭兩江猛誅蘇又與王受稱兵再謀不軌姚中丞討之而未  
終王新建撫之而加宥盧蘇獸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仇滅裂  
綱常稽之彝典赤族尤輕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吭  
背須得銳甲方可成功傳曰人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職愚以

爲不斬此賊則蘇得以逃不武之誅而我實負不敬之名天下後世其謂我何明臺勅法明威邊夷聳震圖難任大責在此時督府壯之下吏詳議未及行會議四峒介于思明忠州之間然忠州稍近自天順五年之亂土人黃賢相占有其地峒遂改隸府而加闢焉府州互爭莫能歸一四峒亦向背無常公時在南寧知府白其事公議上督府曰四峒之爭久矣圖籍無歸易于叢惡今欲明歸一方勢必啓釁縱使官協民亦靡從若中分其地以弭怨仇然酋數類瓜聯苦于離析疆陲錯尤費區畫議者又欲爲之立所立縣夫縣則治之太詳所則徒費無益皆非羈縻之道也不然以地割屬南寧府特設撫民通判一員治之築城建署戍以指揮分保甲設峒老而番役于通判內能撫攝其衆無好法者給官服榮其身通判指揮能其職奏推之以五年期放督府蔡公覽議謂公曰君言偉矣治于內則外可得而理也法行于近則遠可得而服也吾方有事南安而曰姑舍是何以示觀於遠夷哉公使人諭之峒民歡踴稱更生願附南寧今而後庶見太平也黃賢相素驚鷲獨稱兵脇

據四峒地以奸新令督府惠之以訊公公曰易事也峒苦土官誅求虐戮久矣是以不得已而從之茲當申之以輯寧之意必引領向我賢相羽翼既攜夫然後震以兵威刻以重典多法以行間千金以購其首經權互用奇正雜出不旬日而峒地可歸矣蔡公從之公乃牒余參將住南寧授以祕策如期而賢相獻地督府喜曰翁君神算也公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上督府皆原始要終足爲經制云十九年二月改公參政于廣西方上命仇公毛公討安南公議白督府曰卽今問罪還方以昭邦典興師動衆少有驚駭非王師也而下令境內曰是役也天子所以誅有罪不得已也爾百姓其無恐無訛言無徒業無驚汝耄耄無搖爾稚嬰安爾室家保爾生聚議上督府從之于是遠近安堵如故公上議毛公曰今日之所以處莫賊者有三讓而告成功此上策也攝之以不敢不從而猶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芟夷絕滅威則威矣而聖天子之好生惡殺非其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兼羣策臨之以懼終之以謀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必不得而就

其下亦將舉之裕如無失時之悔矣公其圖之九月公承檄分屯龍憑  
恩陵等處簡士卒礪器械足餽餉誓師以聽復安南奸細丁南傑密白  
莫登庸云天朝督府諸大臣決策用兵勢不得已保護元元曲請祈勉  
宜早自爲計也于是登庸始大懼請納款如期適公行邊虎出傷其一  
卒公悼之乃爲文告山神且曰敢告主者其令噬人者死募力卒以千  
戶尙昂督捕之探其穴前後射殺者七其一獨雄猛果生得之軍中驩  
云罪虎也登庸畏威輸款是其兆乎十一月三日莫登庸詣鎮南關親  
降遣其姪文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表入朝其辭甚哀于是仇公毛公  
蔡公柳公以登庸投降降並以區處機宜奏聞上是其議報可詔罷安南  
爲都統使司賜登庸以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國奉正朔還四峒地許以  
入貢班師論功爵賞有差是役也公之功居最時公陞一級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初登庸約日來降公與諸大臣步出鎮南關至留止受  
登庸降登庸又持名牋筆硯乞言其意故以窘我也諸議于公公執筆  
大書首言朝廷以好生爲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矢一心臣

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且跪且讀惶恐稱萬死匍匐而退

翁大司馬萬達嘗爲河套議議凡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搗巢不同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候其隙爲計之得桂州夏公不聽論者惜之二十八年己酉春虜入宣府將逼居庸以入公諜知之時大同帥周尙文亦以諜者報至問曰汝嘗告誰乎諜者以嘗告公對尙文方幸宣府兵將之無備當獲罪而已握重兵以取寵惡其泄也杖而繫之獄公方約尙文爲援而知其情于是夜草疏請曰虜逼宣府地近京師皇陵而東北二路相去尤在咫尺前項聲息不特該鎮該路地方已耳禦患惟兵帥兵唯將該鎮將庸兵弱虜素輕其易與萬一窺瑕乘敵大舉而來則憂勤君父驚駭郊圻何可當也今日之計當以大同帥周尙文率領精銳暫代宣府帥以遏虜衝又移書諸輔臣本兵極言虜必深入叵測之狀謂宣府主將偏裨無可付托譬之車無輪軸舟失帆篙峻坂巨川不可行也故疏上卽如公議以大同兵付其副帥

卷之七十四

將略前

三十七

而促周尙文以行于是尙文晝夜兼行至曾家莊而虜已入據險要不  
虞尙文之猝至也大戰三日夜屢圍屢解公躬環甲冑督兵數千人來  
援麾下將請止曰虜騎充斥乃爾且彼衆我寡是猶以肉投餒虎未可  
進公奮曰我志決矣誓不與此虜俱生于是馳騎先出衆無敢後者距  
曹家莊僅四十里會西風大作公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  
咫尺不能辨于是虜大驚曰翁大帥兵至矣夜解圍而遁公于是督尙  
文追擊出境保障之功多于斬馘矣捷上獻首四十顆公以書抵鄒公  
汝愚曰向謂公瑾孔明西南風助順以破老瞞不謂天亦祐予也

楊選菴嘗以左都御史督理陝西弘治乙丑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  
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  
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  
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  
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糧乘城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  
長疑我大兵至遂擊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

郭子儀單騎見虜相合

李鉞字虔甫號毅齋祥符人弘治丙辰進士初授監察御史歷官兵部尚書諡公簡嘉靖壬午春虜寇西陲號十萬飛檄告急廷議咸推公素諳虜情閑于邊務遂以兵侍兼僉都御史行邊陲辭賜麒麟服寶鈔仍發內帑銀四十萬給軍需馳至固原虜勢方熾進薄城櫓時援兵未集危甚公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虜疑有備不敢逼公間用火炮擊傷甚衆虜引去詔復以公總制三邊軍務乃申明紀律增築墩堡謹烽火嚴斥埃廣儲蓄選壯勇軍聲大振踰時虜復深入平涼涇州放兵大掠人懷疑懼公曰此成禽耳乃密命游擊將軍時臣周尙文等分伏要害斷虜歸路我軍大捷斬首百八十級獲牛羊萬計諸將入賀公曰汝知賀寧知憂乎虜性狠鬪旣失利必憤憤而復來延綏諸路宜有備虜果寇延綏伏發邀擊之斬首百餘級或請以捷聞公曰偶勝耳惡足爲功鎮巡捷奏重書嘉之有明于用人善于料敵之論虜敗輒遠遁詔還朝

張芹字文林新淦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杭州知府先守徽州時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啖之盡杯卒拔中山羊且不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卽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闖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以功公鞠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卽郡守所遺者移覈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人詣行臺上伏留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留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遂行

王大用字時行號蘗谷揚州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初授工部主事督造漕船兼臨清閘時劇賊劉六等攻劫郡縣所過無遺濟寧已破直趨清源兵憲議閉城公適在外乃獨留城外人倚公



爲命乃拔其壯勇若而人躬督率之據險近敵兵備道復出兵應援賊乃解去墟市獲完

曹太守琚在廣州日陳總督金總制七省而林都憲廷選爲總督陳調狼兵征江西寇惠潮又方有事林難之以兵部咨曰卽起兵曰若本方有事亦宜斟酌詢之先生先生對曰咨文持兩端吏家故事也江西之寇株連閩廣成則同功否則責有攸歸奚其惑林遂遣狼兵行及江西平惠潮亦奏凱林受齎先生入賀林喜曰予當謝子何賀也自是知先生亦深鐵嶺寨爲盜賊要害嘗設戍守會賊出外攬水村欲撤戍追之先生進曰攬水賊過道耳思患豫防宜增兵鐵嶺以遏其伏林追之以他方不及而賊果偵鐵嶺兵少大出殺掠林嘆曰曹守遠慮不可及也與巡按舒御旌賞之委任加專焉妖賊李通竇竊發林檄先生巡諸邑會北流已陷殺鬱林州印官擒巡捕通判以去林促先生歸議謂曰賊勢如此吾輩死無所矣先生正色對曰始入見時諸將候門下將謂公必有奇計先生精選梧兵之壯銳者追捕之而留其老弱以居守又曰

從征江西狼兵已在河下矣出常格懸重賞以爲梧兵助萬全之策也  
林稱善因屬先生督軍先生遽曰諾林大喜先生退卽狀妖賊始末以  
入林得據以爲疏益喜時夜且艾矣黎明遂偕諸將行聞賊在陸川冒  
險追之迄夜營平樂比曉視之則萬山中也進與賊遇戰于新橋斬十  
餘級賊入于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  
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卽抽兵使白衣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  
伏發追斬五十餘級捷聞林喜甚曰吾不圖書生而能此也先生駐鬱  
林林令諸臬將大軍爲援通寶來攻狼兵又敗之追斬百餘級于是其  
黨咎通寶曰爾謂能役神兵以護我今安在耶皆欲散通寶懼而逃憩  
荒園中遊騎圍之不知其通寶也有被虜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  
縛之以歸其餘黨悉平

陶公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  
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預爲之備或遁兵  
則不進賊恃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則數路兵以進賊奔不及

亦不能戰而殪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故魯征賊賊無能通常宴客樽俎未撤賊已報捷坐客驚訝誇且賀曰陶公神算云後兩廣賊復熾焚民室廬汙民妻女荒其田不得耕老稚流離有司不以時聞賊益熾將危及城邑震驚藩省仍議征司府上撫按撫按乃議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及集兵賊已遁山谷兵抵空巢無馘功乃戮邇賊之良民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子女爲叛孥撫按官率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苗殘郡邑沿河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數敗未聞鬪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賞未頒賊已復出焚劫矣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

趙時字仲甫別號可亭隸爲人舉正德丁卯鄉試嘉靖乙酉以薦守乾州時乾人樊紳以勾術愚致其民人多斂舍帛殺告己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授僞官裂帛尺署之曰天中會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委有所占候指畫公至佯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調紳而作役法以寓兵政曰

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于官竟十日而代及秋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柱諭紳不從而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徵車徒集吏士設黃幄堂上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既畢則前奏曰逆民紳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法衆羅拜曰惟命于是索民之與賊通者斬其魁十餘人天明賊至則亟呼開門公出斬者示之賊氣沮益發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伏兵揚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巡檢于翱與賊通其所領率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必走翱求援手爲書諭翱禍福而開羣盜自首者以脇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律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騎奔翱翱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以激變僅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錢爲祠以祀總制遂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蘭靖兵備會丁母憂事遂格己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峒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

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命互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卽日焚廬舍去秦嶺卒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有鼠災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大候夷相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年不能決公繼往夷以金一駄爲餉公卻之一訊遂服遷公廣南知府廣南謂里爲牛地幾四十八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建水循阿迷渡維摩野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率憚不敢入而土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後地益分土舍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仕辦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使跛西間承恩與仕辦兩人者遂治兵相攻令入寨土舍龍的叛大吏併以討請兵旣集公奮曰夷譬若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以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直入廣南召仕辦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而縛跛西杖殺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

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于強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廊宇儲芻粟留公以居不旬月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即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赴八寨破的走之于是大吏薦公才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益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教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績死而子文寬襲者馬寨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壬寅僅以資擢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能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

顧可久字與新號洞陽無錫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副使嘗爲瓊州兵備按行諸郡縣咨詢黎搖出沒之處相其阨塞險阻而爲之備禦繪爲圖說松林石坂不假公登絕島中盤宛在目前雖昔之畫金城籌函谷者不是過焉未幾羅活峒黎出劫爲盜搜圖循跡遂窮治之儋崖諸五

十二部落聞風款附境內帖然

高公鶴字君齡紹興山陰人嘉靖戊寅進士歷官南京戶科給事中初仕爲蘇州府推官時海上中倭兵餉不時給一軍幾譟先生微知狀夜半白撫臺敗之衆乃定嘗行太倉寇且至鄉民奔走入城先生故緩騁從寇疑有伏不敢逼民畢入乃入全活甚衆

曾公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秀才時便有志于防禦施設之略迨督三邊遂以功名自奮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公嚮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城車外復設鹿角足以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卽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之卽宥其死緣邊歸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以五采飾之虜騎羣至拾得者訝爲異物聚觀而傳玩者牆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金眼回回舞不自己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

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于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先發觀者已成蓋粉而城上火器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公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略無所創今有急驟奔不意我邀其前也卽親督府士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斬首一百八十級不以捷聞御史勘上功賜金帛加俸一級公感上知遇曾與首相桂州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搗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囑夏相亦于是夜密啓上前君相元戎相爲一體意事無不成者而公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糧饋不繼頓軍不敢進遂使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潛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餉公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斬餉職十三員公竟以全師而歸夏公方以小忤于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啓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于上時邊報沓至上怒令緹騎逮曾猶候于轅門者凡三日始克入公既就轎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萃



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乃徐徐散時威寧侯仇鸞者驕恣悖逆陰洩事機先是公與撫按官劾奏鸞詔械繫鸞于獄中會嚴嵩方謀傾閣臣夏言鸞重賂嵩子世蕃及錦衣陸炳輩構捏流言從獄中飛章告變上駭惑嵩復授意其黨羅織成獄公與夏公刑東市天下冤之自是莫有言河套者矣隆慶元年詔恤錄諸臣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天下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如典蔭子汴孫之省爲國子生

唐中丞順之以吏部致仕歸歲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公兩江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先生以南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陞北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御史奉旨從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師卽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

月賊不平請拿郎中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登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及陞右通政於是江北巡撫李克齊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陵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于廟灣擄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咎其斷馘功皆避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及巡撫淮揚時病已甚而先生治軍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歎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時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疾不起矣

吳時來字□□號悟齋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嘉靖甲寅初

授松江府推官時倭冠起四郊逼甚士女趨保于城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以穢滂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療疫良已時內從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欄扞修城者卒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櫺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櫺材還民屋則曩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窮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江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洗家莊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而未悉所爲皆公所首謀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目錄

八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

宗臣

周尙文

俞大猷

石邦憲

潘絲

張時

胡宗憲

馮子履

鄭汝璧

于瑱

將才

前言

胡世寧

陳于陞

二

往行

王越

持重

前言

往行

劉大夏

息兵

前言

桂彥良

周金

趙錦

劉球

黃文炳

往行

余子俊

劉大夏

李東陽

王瓊

楊成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字景仁號浚谷□□人□□□□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  
歷官僉都御史居常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皆攘臂誓不  
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  
長鎗大斧卽俺難丘福不足平也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  
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  
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  
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相臣徐階薦召爲兵部職  
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

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贊營務仇鸞益忌之備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時翁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公對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僧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出古北口狹鼠門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惟憂貪侈流行耳懦懦不足任恐悞國事遂作責言以喻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遠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難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難曰吾叱城城卽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縣諸閭閻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

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蕭芹大駭俺難知計沮乃呼諸酋以瘦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疋饜飮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塲驚惡其兵盛輒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驚疑驚時春自介驍率甲士鼓行至于密行驚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返命上怪其遲以驚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驚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驚不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革甲奪馬或戕斬中將軍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工兵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僉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賂俺難執蕭芹總督違劄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道士歸于京師驚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驚進位太傅



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春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辨明之而是役也失馬芻糗械復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怒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其兵時春露次教塲結草廬鸞諷趙錦教參將許璽夜火時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峰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八月鸞疽背發時考察相近匱金求薦者甚衆猶力疾奏請而徧詆輔臣諸大臣然匱金者率持去十四日死上用少保徐公階謀先收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

宗臣字子相廣陵興化人嘗爲福建憲副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省會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公以參議得西

門最要害郭外之民叟婦稚跳城求入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公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公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公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飢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爲百口攻也遂大開門縱其入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公度入且盡乃徐治守具又數出奇以創賊賊竟逡巡遁走

周尙文字□□西安衛指揮同知歷官右都督嘗爲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閒居時其所當邊徼阨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食未常先之每戒二子曰慎毋怯其視吾劍每去鎮令軍士秣馬雖凜冽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死力累獲奇功雖古名將何以加焉居官十二任食祿四十年歷禦九

邊身居大小數百餘戰被射傷三十餘處

俞都督大猷爲廣東□□嘉靖丙午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聞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搖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內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自得爲戰守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劍術切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

何老貓峒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俘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懷與民更始教教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公遷福建都司而安南寇欽廉甚急督府朱公統奏留公不許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讓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讓已爲民阮敬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子儀仍爲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端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于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中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子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人之命

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灝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灝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于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捷聞分宜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止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峒坂中與黎人約法黎爭持

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  
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嘉靖壬子公參戎浙江時倭入王直者  
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  
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  
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通  
關嘉靖乙卯公爲南直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  
尙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豈可使擊不勝哉乃  
整槳河船四旁遮板藏蔽兵械周行河湖迎賊之至尾賊之去初張公  
計柘林之賊必得兵三萬乃可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  
華殿氏義兒也要張公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  
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  
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構通倭以聞數日賊至狼兵邀擊之不利賊  
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  
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技毒死也張公之

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公華亭徐公而分宜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己而以關白徐也卿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如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苦能在海復在陸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面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面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于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于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嘉靖丁巳進公都督同知公常言海戰無他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願無事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明月須臾得避礁夜行大洋中如衝抖簌揚書曹俱反遂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戲謔飲食如常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緯船不覆他舟解緯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藉他小舟以濟則舟上飄忽與江濤不類蓋亦危矣時天子必欲得直督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辯士蔣州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謁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荆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將以廢其水道耳古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日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之諸島眞臘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贈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遁逃之夫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立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苦苦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制度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命聞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于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爲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于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關而入閩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听正睡非內旨

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  
既卜且筮謂今蚤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閤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  
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蚤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  
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  
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耶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  
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始白徐武英以  
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非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于炳也  
炳敢請于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旣重上信之嚴氏  
亦樂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  
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帥入去謁侍郎侍郎亦令  
俞帥入往謝太尉太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  
子爲之動容刑部尙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匡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  
崦山周公見公入避中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  
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言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

卽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請爲上言之武英公爲國惜體其獨爲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于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于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勦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旣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糧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木火坑俟其遁去要截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于軍門責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于山林陡絕之區大海汪洋風濤洶躍之際殞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唯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勦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破滅北虜以慰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又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

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聖恩于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王  
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  
謝袞玉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對之聲其與思質王公忤武河  
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  
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况死生貴賤哉  
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  
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以閩廣城一任之  
如郭子儀之于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參將胡公穆公檄曰賊棄巢突  
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  
寶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  
奈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  
得不置鹿而還還則碎于熊明矣時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公疾  
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柏嵩嶺俯闕連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  
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

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日擇福欲從璉就嚮磔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不可乘此時執璉自贖哉璉黨卽啼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于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挾之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可滅何必功歸于己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卻讓功時人以爲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威信于賊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奸伏隱後終爲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于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微雖盡可也嘉靖壬戌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廣湖各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上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于崎嶇死焉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

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議其略曰今賊且萬餘人殊死鬥官兵之數僅僅相當約日列陣于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追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飢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之禍何日而已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之于前可使無孑遺矣以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逸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于無形會新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于公曰萬勿速戰以四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留語于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爲營與泉二郡旣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日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于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

之資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于真知公則唯綸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爲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自愛幸甚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爲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公移鎮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峒山寇藍松三余大春劉萬清蘇阿普各擁衆數千劫掠縣官陳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迄無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鉞往督陳紹祿歸峒令無得復擾民公至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而行令驅梁道輝歸峒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峒其黨亦散僉憲徐鏡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

百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鸞俞尙志許之遂俘賊首溫七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爲伍端所執在繫纏久遽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誨俞尙志持節錢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一將斬之至鄉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鄉往潮藍松三葉丹樓俱以次款之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啼泣願以身投于公其諸酋長尙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于督府自湖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門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之以歸巢爲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告窳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還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



卷之七十五

分住淡水廬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淡水又慮廬清賊出兵之後公爲一陣以當廬清益嚴軍令進攻淡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卻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廬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一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爲墟廣州非公所轄地吳公請于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款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謂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競公俱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于計事之初不爽也時廣中維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常獸等耳吳平不戰詔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平必誅之寇當時款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

盡焚其巢穴令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至竟不得平爲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于朝以十萬之師興二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統其軍公聞罷卽轍油幢歸將印于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于道且抗言于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師果于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蓋大猷亦隨衆傳咏而已前歲叛卒若不計數之而但與角力于大海汪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者有所行出于人情之共駭而實有濟于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亦無以爲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與二源諸山袤千里懸峭險巖賊據崗圍奪而峰房水窩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壘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

數年而莫如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  
騶從充偏裨入統東賊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聞之  
爭投附焉蓋萬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十餘人賊  
據碓斫碓斫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懸石數夫守之可以  
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鳥銃火矢爲前  
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墜崖死者俘賊將李  
爵李賊姪也李賊且讓之曰旣輸城降附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  
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  
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涉仄賊  
不虞其兵之由之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門王鸞給之曰此必移師誅  
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  
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把總王處林喬鉞遂總兵殺  
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扳櫓以藤牌遮矢石四面  
仰攻而進烈焰張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與

一賊首俱出公乃賞先登酬死士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峒賊率衆下門如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峒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峒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卽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匍匐自請擊黎永元以贖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薄中有伏先期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曰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曉賊與我兵戰稍卻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峒五峒連絡險崎公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奔之火矢燭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又各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酋長以獻而諸峒悉平

石邦憲字希尹清平衛都指揮僉事嘉靖戊子襲職歷官都督嘗爲四

川參將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圍叛大征命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給曰招撫令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卽如公策從圍上一躍而下大軍鼓噪急攻斬首一百餘級磨子崖圍苗蘆阿項等擅生殺異章服爲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土兵七千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杖盡棄賊求援于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日午報桃花盡開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漲天斬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餘級湖廣澁浦縣搖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之幟奪山公總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則奪山者據

巢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潞人肖公像祠之銅仁剿賊龍  
許保吳黑苗據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陰谿窮谷竹樹雲  
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兵諸合三省之兵攻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  
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已召兵公至銅仁招  
納順苗二千餘人示以恩信曰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苗測賊  
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開門出兵賊俱欲濟公以飛  
鎗中之砲火俱發自相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遁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  
兵嚴程束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掠去人畜各數十賊首又遁去陷  
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其歸路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  
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無數賊首又遁大征命下三省兵剋期大進公  
聲言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于江上山頭虛張然火疑賊公率衆銜救  
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  
石江狗腦坡麥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法  
也公曰斬蛇斷頭今敢死士數千人潛伏後山令宣慰安萬全開山公

以步兵與賊背寨門軍中放砲伏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  
追殺過半賊首又遜督府檄進董留山公曰兵貴神速兼程倍進賊分  
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令某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  
以待賊至是夜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征勦四晝夜前後斬首  
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兵不至苗賊併力衝  
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  
收敗卒數千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諜報  
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召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  
謂之曰昔在圖中見二人挺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旣而訪之老  
獮僅也似欲歸便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至無及矣  
獮僅來降公卽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  
衣添粧饜飲酒肉數日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召獮僅旁侍酌以大斗  
獮僅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與妻子同歸諸酋聞之皆有  
順意獮僅歸甫公日率諸苗來降且報曰許保縛矣公精擇精銳四千

人夜抵唐寨立營大雨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喜曰此我得賊陞總兵職也默禱于天須臾晴霽黎民攜糒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推牛饗士畢與數十人往攜獲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又遣人誦吳黑苗子姪家下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兵于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于舊銜上加提督麻陽西邑等處節制湖川駐劄銅仁自公始平州司楊進雄殺叔及姪而奪其妻公公合諸土官宣揭雄罪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贊殺楊一家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釁阻命擁兵自救還回觀變公發兵鎮遠贊佯令人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與家人泣別翼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上官辭色不善卽擁衆譟噪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公以檄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耳兵衆孰與雲川貴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誅汝矣不然吾令爾離嚴倉烏蒙攻後



卷之七十五

附錄後

十四

四川播州攻右調雲南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首痛哭謝罪

潘知州絲字朝言善騎射爲諸生日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朝言佯諾卒拂衣歸嘗從督府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解罷之旦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絲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卒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唁督府諸子于獄極口稱督府冤會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歛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守相言于直指使召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于越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策曰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之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鵝鵝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鵝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舉旗且用人馮旗下作氣以

示人必渡休我軍朝言更一發殪舉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賊且卻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蹙登賊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劇而左之夫以一矢造聊城視魯仲連減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爲罪輒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旣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

張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城下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爲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劾鸞誤國不道以稿視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爲之當屬誰乎楊曰請以屬子某有死以報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耶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開

馬市楊員外以職事直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諫臣之名爲夷狄笑竊爲大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疏上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不得死後歲餘鸞伏誅楊復詔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父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旣之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召還諒死獨恨不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卽救俱死無爲也因爲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爲力存其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尙父膺揚夷齊叩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補刑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于是中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己未遷員外郎尋出爲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久空動倚客兵爲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苦焉君乃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教練久之西北傳舉烽言虜酋黃台吉且入寇君私與部將計曰虜人必先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

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勢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爲患不小乃自選騎卒得七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虜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夾道爲營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狹道狹道難倅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牛騾馬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民間車環以爲營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于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戟入虜壁斬騎墜輒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畫五綵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遁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因虜罷去卒保龍門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隕越于我師又卻客兵不用以致無成功下兵部議坐貶

嘉靖丙辰徐海之擁諸倭奴而寇也一枝由海門入略維揚東控京口

一枝由松江入掠上海一枝由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衆各數千人而海自擁部下萬餘人直抵乍浦而登岸則破諸舟悉焚之令人人各爲死戰又導故窟柘林者陳東所部數千人與俱併兵攻乍浦城蓋四月十九日也當是時朝廷方奪故總督而新總督胡公宗憲自提督代之甫八日間幕府麾下募卒僅三千人俱孱弱不可用故總督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俱罷去所爲緩急者特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籍河朔之兵八百人耳南北諸倭酋不下數萬謀者聲言他酋分掠江淮于越諸州郡間以扼援兵而海等當窟乍浦下杭州席卷蘇湖以臨金陵氣恣甚胡公方召諸司計畫無何故提學阮公鶚代胡公爲提督檄未至夜半聞乍浦圍卷甲趨之胡公亦分遣兵激浦海鹽之間爲聲援而自引兵壁塘西相犄角居頃之海頗聞新總督胡公卽故御史所嘗提兵督戰于鷺湖王涇之間而覆之者氣稍沮尋罷乍浦圍聞兩公方擁兵堅壁近郊不敢復窺杭于是徑路峽石越皂林出烏鎮北烏鎮者卽海故所犯蘇湖舊路也當是時胡公獲謀度蘇湖之間惟鷺

湖四戰地于是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陣而待因以吳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後而公自引麾下募兵及容美土兵衝擊之提督阮公自崇德聞賊且出烏鎮也卽道挾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于皂林令善射者且□且射賊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嘗之輒又敗去賊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勢皇急于是走輕舸入桐鄉城而參將宗禮與裨將霍貫道等乃自張左右翼厚集其陣以待戰數合擊殺千人會日暮賊懼引去時賊氣頗窘而宗禮霍貫道等亦已絕嚮道不能擇善地便水旱以自休止明日賊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以壻無他援者也大喜復縱兵以半擊其前以半繞其背而霍貫道河朔故驍將也大呼衆力戰矢砲如雨下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一百人而貫道亦手刃十餘人賊益稀海且中砲欲馳去會火藥盡霍貫道面宗禮仰天呼曰吾兩人再得藥數斗可以了此賊矣未幾貫道與宗禮俱陷衆大敗賊遂乘勝圍桐鄉時總督胡公已引兵據崇德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旣敗我兵皆氣奪莫敢戰東南之事無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

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人譬之抱石而自沉也國家且奈何于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戰守計先是胡公始爲提督時嘗與監督尙書趙公文華謀曰國家困海上之寇數年于茲矣諸酋奴乘潮出沒將士所不得斥埃而戍者人言王直以威信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攜其黨也按部題亦嘗有用間爲策者于是遣辯士蔣洲陳可願及故嘗與王直友善者數輩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願如約遣其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過間以諭海海已散他島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海峯者云云彼固未之聞也公策曰直與海雖順逆不同其勢固唇齒也直旣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狃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緩之數十日則永保戍兵至固可破之矣于是疾走人諭海峯因厚遺謀者陰過海所曰直已遣子款定海關朝廷固宜殺之矣若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仰沐朝廷德意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爲虜矣海頗然其計于是亦遣酋自謝約罷圍去因以要公稍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酋而陰令

營中盛兵容私譟者放縱酋賊之酋既德公遣又內怖公之兵威也歸以報于海明日復遣他酋來謝公視之如初凡數往復海于是始歸心于公願爲公死矣然陳東獨心竊疑海私心獨執執未之從也海間遣酋次桐鄉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總督胡公約解去矣城東門故柘林賊陳東黨也驚悍不吾從若謹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他兵于公以夾擊東公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盛爲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強幹吏也城中一切兵仗火藥諸已繕備提督阮公復躬厲矢石狗城上令散千金募敢死之士督戰益亟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撞竿自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爲縶索圓撞竿所擊故窟處竿至卽縶挽以上斬之又募治者煮鐵汁灌城下酋城下酋不敢逼東旣無如何聞海等解去道遠勢且孤亦相與稍稍引去圍始解而提督阮公出矣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阮公困桐鄉時因日夜望總督胡公援兵之至而胡公亦重念東南之安危身之禍福與阮公相旦暮情固急業已遣兵備劉公督同留守王倫宣撫田九霄勒兵自嘉興入



壁斗門分守汪公督同知縣張冕勒兵自湖州入壁馬鎮參將丁瑾勒兵自海鹽入壁王家店指揮樂墳督同千戶羅天與勒兵自崇德入壁石門又令崇德令崔近思收河朔之散卒入城爲聲援兵四面環賊遠者二三十里近者十餘里而陣然各以狃皂林之敗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業遣諜覈說賊亦日夜遲永保戍兵之至以決一戰也計無可奈何而胡公與阮公兩人者爲同年故深相結及援兵不合阮公自圍中頗急于是兩相猜而他誘者與爲飛語撼兩公者盈道路矣嘗是時朝廷聞東南之寇卽日出尙書趙公文華督山東河朔諸兵援之又兩公所私相猜者語頗聞趙公趙公亦故與兩公者爲肺腑交所嘗兩推轂中朝以填東南者念兩人卒有卻則東南之事牴牾不可圖于是日夜引兵而南至揚州則阮公業已出桐鄉圍東渡錢塘狗會稽諸下邑擊他賊胡公亦聞尙書趙公之至且戰且南淮揚毘陵之間無足慮獨海爲巨孽間雖狃而內附中固不可測而上海之賊萬餘人由吳淞江西引方急乃日遣諜者蹈海以金帛而說之東出海上擊他賊海亦果收

諸倭酋出乍浦道平湖時諜報吳淞江之賊已鼓行涉嘉善界欲西合海公念海萬一卒他變兩相合奈何因策海始已焚舟爲深入今不得舟必急于是遣諜詢道謂海旣內附何不如故約勒兵擊吳淞江且篡奪其輜掠舟以歸海果然其計卽日引諸酋逆之朱涇道上斬首若干級餘賊遂夜走以故海不及篡奪其舟而還及他酋脫而出海也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于是海旣德公不敢背人聞吳淞江賊之出爲海兵所遮擊益內怖日輸款于公遂輦故所戴飛魚冠及他堅甲名劍數十種並以輸公而且遣其弟洪入質于公公固佯納之公又諜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爲酋長其爲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于是遣諜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乘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恐生他變則又以他罪縛縛幾百餘人公策陳東于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頤以桐鄉之役而睡毗者也數遣諜持簪珥璣翠遺海兩侍女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東海旣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

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爲書于東反兵賊殺海其書固不以遺東陰泄之于海激怒之使并縛東海讀其書涕雙下蓋德公之不忍爲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獻公居無何尙書趙公移兵渡江來所過州數舉兵而賊輒敗走俘斬若干級兵威大布當是時公已知海之甘心于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二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尙書趙公之至也私約公共部署兵擊海日急且召公故遣譟面詰之曰若爲我諭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及斬千餘級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齏粉矣是時阮公亦至于是海益怖出故所掠中國貨物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卽縛東卽故約復于胡公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汹汹內亂矣是時諸酋長旣疑且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縱今反故島當亦爲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固而公與趙公簿責海益急海旣急因念欲掠舟出海恐爲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欲襲

殺之也公策曰彼既亂吾可乘之矣因遣諜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尙書爺以若罪孽大何不聽我議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寬乎海不得已且疑且諾因約兵備副使劉公燕引兵伏乍浦城中而某日時某當引衆出海岸去乍浦城半里而陣佯令衆酋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上官兵卽舉燧號從城中出亟擊勿失諸官兵卒如故約乘之諸倭酋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關于是諸兵得乘勝蹂而前不傷一卒所俘斬數十百又沒海者無算于是海自以數有功于朝廷願與部下諸酋長入款且庭謁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及巡按趙公並許之諜往復期以八月初二日然海猶恐陰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卒擁酋數百人宵而陣平湖城外自帥酋長百餘人宵而入平湖城中求款四公者計不許恐他變遂許海與諸酋長北嚮面四公按次稽首呼天皇帝死罪海欲再爲款胡公而未之識因願諜諜目示之海復面胡公稽首呼天皇帝死罪胡公亦下堂手摩海頂謂之曰若苦東南久矣今旣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

爲擊海復稽首呼天皇帝爺死罪于是四公厚犒遣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旣出諸公者固已忿恚海之列款猶宵而入屬疆臨無禮又不及如謀故所期月日而先日卒至也其習行黠若此于是闖謀不勒兵誅之他日必爲患計部下尙千餘人猛驚難卽破永保兵猶迤邐遠未至也于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果自擇沈家莊卽僦沈家莊與居之是爲八月八日當是時衆復誼然譁諸公僕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上令自解去顧豢虎以自禍也不知諸公者固有待于是胡公與尙書趙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來會兵未集恐海驚禍且在肘腋間胡公曰遣謀謂海且啗海如曩時因以謀請于趙公曰吾聞善兵者乘其所之海與陳東黨業已深相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聞沈家莊故東西兩處而中綰河爲塹何不說海以西沈家莊居陳東黨而自擇東沈家莊以居部下酋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頌之永保兵至會海輸二百金于公市酒米公復與趙公謀以藥毒其中而歸之又令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官

兵交勦汝輩矣陳東黨異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家莊道上矚之適海皇  
急因令酋竊兩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邏卒瞰知  
之歸以報于陳東黨聞之大驚卽勤兵塞兩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  
俱死耳遂私相稍而關海中海中稍衆大譟明日官兵四面合牆立而  
進保靖兵先嘗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  
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壘下擊會風烈公麾衆束千餘炬人各持炬縱  
火焚之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頃人驚而攫千餘酋蒐斬殆盡矣中所  
故飲毒首膚黑色者凡三百餘人于是永保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  
兩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翹一名綠妹故歌伎也兩侍女泣而指海所自  
沉河處永保兵遂蹈河斬海級以歸江上丈人曰海以一縑衣起島上  
五年之間百戰百勝朝廷遍徵海內諸名將與之喋血吳越諸州郡間  
未聞有俘其偏卒者方其擁兵數萬人分五道入湛舟戰示無復還意  
當是時其氣飄忽奮迅固已欲吞江南矣何其猛也已而困兵于胡公  
區區之餌卒之糾纏狼狽以自剪而死若刳羊豕然豈非所謂人固屈

卷之七十五

于慾也乎善哉友人唐司練嘗曰始賊盛兵圍桐鄉時假令胡公識解不量彼已而鼓兵以戰一蹶而僨東南事去矣今日且堅忍舒徐以收之兵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若胡公者可謂合兵變者也雖然公開謀多自喜嘗欲倣諸葛武侯縱孟獲故事且生縛海獻之天子疏請與王直兩人者爲戈媒于海上而因以纓係海上酋嗟乎公之心固雄虎檻而逸亦危矣幸而趙公多沉謀挽公手曰不殺海吾兩人無以仗劍報天子公意遂決不然彼讒口之所以交吻于公者豈其小哉

馮公子履山東人隆慶五年進士故少宗伯琦之父也嘗兵備大同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稍欺給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闌出盜與無禁獨大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漢那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決賭衣馬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文吏自當之令遠樹侯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媿也乃更移侯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大喜叩頭去

鄭汝壁嘗爲井陘兵備副使會先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

北直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丐督撫爲奏留銓部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坦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調制府皆以馬不以輿時虜酋稱臣久邊塞少事矣夷性難馴時時少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蛇忍之公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公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况爾醜虜虜憎服去鍾給事羽正閱邊執疏云臣徧歷諸邊明日張胆敢言戰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

于瑱字子充後更名達真字子冲歷城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嘗爲昌平兵備僉事時羽林七校及漁陽上谷中山將士夾道爲營惟子冲所練毅騎錦韉具劍旌旆悠悠甲于諸營從官咸指目問之交稱兵使者材也子冲善董將軍者名一元兄弟更爲大將軍精騎射有才略而子冲亦能馳駿馬挽強命中居閑輒相與畫地爲營壘羣材官健兒射殿最賞罰以爲常或共獵平原血懸糜兔熾火草間酌大白血



卷之七十五

啖之歌而相樂也諸材官健兒亦皆相習以射爲戲不數年昌平得教士數千有古幽并年少風矣大同馬有文知子冲材可任衝邊請以爲山西按察副使備兵薊州薊州者漁陽塞地也居左輔當虜所入道備兵使者往往卽拜開府故以屬子冲云子冲至而董將軍亦從上谷移屯北平塞下與子冲同事相得益歡稍稍取戚將軍所建後所廢墜者一切補苴規恢軍聲大振而會董將軍爲忌者所中解印罷去以張將軍來代張將軍者上谷人亦嘗與子冲同守昌平一日馳而失韉墮子冲笑顧從騎前掖將軍也射又負內愧恨之至而與子冲相左中丞臺有所欲護子冲置之法中丞亦恨子冲張將軍出故政府門下心知中丞指而力能中之政府主爵弗能難也遷以爲河南參政曰極知其才望特少抑之耳子冲在北邊久雅欲有所建樹及徙內道官雖少進實無施固不能無鬱邑

將才

前言

胡世寧曰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朝廷累下明詔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况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恃豪傑愚以爲莫若卽此輩而收之則旣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略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于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爲

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陳于陞曰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昔詳密居官有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卽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倘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闊跡踪汙漫五等世爵旣以統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叢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黃充棟而莫稽有事摧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邁者或恥自銜鸞而上官所舉多係委用親信輟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據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其短長又所云將材薄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部推茫然不識爲誰何如文臣舉用一不當苟能略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

科一途屢朝舉行既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黌校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戈荷戈效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略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爲一時勳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襲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臣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勇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樞未弘網羅尙闊以致倉猝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甚有夕里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蠹瓶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尙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四方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預多儲養而慎用之謂宜勅下兵部

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勳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論薦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績撫按劾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數其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略爲殿最疏薦無拘卽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下兵部便于平常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略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時常面加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旣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部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叙將見四方材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在樞府大臣旣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卽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又當別立爲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河南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其論策取中者始足往年半額此外

有能舉旗扛鼎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略出衆者有熟知虜情可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慣習海道者卽弓馬非有所長書史或有不解與同武舉一體齎文赴部兵部做會舉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技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旣取定名數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自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卽係全材所當重用如不在所取之內仍將姓名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相兼敘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略千人之敵出于此途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里鞭笞四夷可也

又曰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惟遼左則外置島夷內苦虜患而彼鎮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獮而勢

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教虜馴服稍得息肩頗聞旂幕逼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略無禁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事之日而要

在得任事之人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棋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已周指臂之勢便甚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尙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以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誤邊事蓋將領職在戰鬪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強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繕治虜旣至而人文之收保此又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敝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旣稱統兵不多惟奸諉罪其總副參遊擁有重兵又皆回翔觀望每虜來去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飽欲肆志

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邳都之鴈門祭彤廉  
汎之破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邊方太守  
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  
明効亦自可見臣固以欲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  
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及加意諮  
訪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臣嘗建議欲慎  
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  
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今而師其  
意以久任邊吏則尙可行也今令甲念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廕敘陞  
遷皆必優于內地法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  
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  
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將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  
者補之責以繕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  
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



擇材器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尙未見其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  
旣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  
寒曉鬯兵事彼且瞰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櫻鋒  
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  
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立  
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  
膽略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體恤其勞動寬假其文法如能折衝  
保障功績茂著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遞陞邊方  
司道以至開府總鉞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競效  
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  
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埃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  
可與將師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籬雖有擢拏  
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  
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邊任者

另舉薦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就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  
練熟弓馬勇略過人者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人到京之日禮兵二  
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材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  
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如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真  
李春艷輩之奮迹諸生卽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  
特患朝廷搜羅尙隘推擇未當耳今在事者肯爲國悉心間求分布微  
塞使械櫓之彥或可以佐六師之良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  
豈淺鮮哉

### 往行

王越赴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後竟以功封威寧伯後  
忽思退休作詩云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  
徙安陸州安置遂符作灰語然聞其人雖尙權譎實有文武才李西涯  
稱有議論英發邊徼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用又詩亦有  
可採者如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或謂北伐時嘗

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有將官告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于是將士感激無不用命

持重

前言

往行

弘治十五年虜入大同塞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痛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兵甲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兵料敵戰守猶爲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

息兵

前言

桂彥良曰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

守其地此爲最上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盡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于遠哉北狄遺燼尙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

周襄敏公金正德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時爲太僕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孫滅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急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于賞不然剿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

趙公錦曰嘉靖十九年秦璠王良以亡命小虜出沒太倉以臣觀之曾未足以辱偏裨而當事者倉皇失措欲復設總兵官于鎮江固已非策而又妄引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定員而遂調淮太通泰等衛官軍以

備防守徵派蘇松常鎮等處銀兩以廣招募此則臣愚之所未喻者也臣請舉其不必設不可設不宜設者次第爲陛下陳之長江之中波濤渺茫洲渚掩映固鹽盜出沒之藪也然其防禦之制下則州縣府衛分地以守巡上則守備兵備據其要害而又有兩巡江御史分行于上下提督操江文武重臣總轄于中流其居常之寇府衛州縣之兵皆可制之而數歲間發之變則兵備守備諸臣宜任其責又有大于此而難制焉者則操江文武重臣提兵而往可也由是觀之不煩更設其制已備使大小諸臣各舉其職則何變之能生苟不務得人而務設官則亦無益于事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必設也國家之費莫劇于養兵而勢有所不惜者懼盜賊之爲良民禍也今江淮之間未聞有所謂嘯聚猖獗之寇而歲調淮太等處官軍二千餘員名月給行糧使之坐食于鎮江無事之時先自困弊非計之得兼且淮太等衛食糧不足行伍消耗每一調遣齎送幫貼所在騷然在鎮江未足以爲重而淮太等衛先已入于彫敝而不可支矣蘇松等處饑荒困竭百計所需而亦令歲辦總兵

召募供給等銀數千餘兩通計先後十餘年之間公私所費何止十餘萬金皆以有用之財而投之無用之處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可設也禮曰設官分職言有是官則有是事也今總兵官之在鎮江身爲重臣既不宜追狐逐鼠下同于州縣之司而又無嘯聚跳梁之寇足以見其謀勇之實于是率皆下帷高坐酒食自需交結過賓以延譽望流連山水以遣月日而已前後職于是者不下十輩皆以罪去而卒不聞有擒一賊以副朝廷之委任非其人之皆不才也無可爲之事以明職則見其過而不見其功勢使之然也此臣愚所謂總兵之不宜設也于地方無益于事體有礙而又重爲軍民之困鎮江總兵臣誠以爲罷之便臣以疎黯待罪江防萬一有事而總兵尙在亦可以分責而追罪然臣目擊其弊而心知無益亦安敢以一身之謀妨國家之大計乎

劉公球曰夫兵兇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白登匈奴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

以從緬甸就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  
廷礫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使挾以爲功必求與小邦分有麓川地不  
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益大將不可制是滅  
一麓川又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未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  
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  
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  
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  
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首來獻卽  
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  
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  
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伏惟聖明鑒之

黃文炳曰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身在事外與身在  
事內者所見又異大都善理地方者能以大事化小事以小事化無事  
無事而不生事則地方受福若以更張見長喜功逞能地方亦自受禍

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何責之苗控制得策苗人卽吾人行所無事地方自可無事若求大治必至大亂毋輕聽小人之言疑人枉人而弛擔于人也况天下之思亂皆起于人心動搖亂而思治猶可爲也治而思亂不可爲也小人窮而爲亂猶其常也若學士縉紳而喜倡亂何以治之故牛角水硯山之勦萬不可已第一勦之後捷伐威靈已自震疊乘此斂兵休息撫其殘孽更是完策俟有啓釁另移師再舉未爲遲也假令曠日持久罪人未得何以收拾對壘者幾爲河上逍遙非計之得也且諸苗聯絡延袤一百寨有奇周遭三四百里約萬餘寇憑險負阻匪若平地寬衍可對壘而結陣也盤據已久土司多其親屬漢人遁入捷置徑路多歧匪若孤棲寡援可扼險而絕其蘇汲也界聯三省人心不齊口耳難調匪若勢統于一號令可信而法紀易行也查紅苗屬楚者五十四寨屬蜀者四十八寨屬黔者僅二十寨以貧黔而視楚蜀楚蜀受害不減于黔而兵賦強弱又不啻什伯蓰也楚蜀與黔災均剝膚非關在鄉鄰者比大勦之舉似宜三省共之計強弱以出兵賦可耳



不然各認地方苗寨齊力合勦自是均平通論非謂貧黔能代二省以討賊也說者謂黔用兵借資于楚蜀果有餘資請先解還宿逋而黔亦可濟目前一時之急又謂兵用土司查土司人數無多兵不素練何以迎戰又曰土司彼自裹糧第扣各營哨一年之餉爲賞犒足矣其說迂疎更爲難行夫無所利而冒鋒刃誰其甘之各哨兵日支六釐之餉二三年且不得給何從扣之方欲用兵而扣內餉以賞兵所賞者何兵而內先自亂也如欲大舉須先集三省共議募兵若干調土兵若干用餉若干大將何人而又請設一總督坐于沅州以統率之調度之大概兵非十萬期非一年令不統于總督功弗成也餉何容易若爲貧黔自守計銅仁添兵二百名平頭守備加兵一百名兵強食足自可無虞又思石守備加兵二百名令來安忠順二營移于兩歧塘亦可遏紅苗之敵鋒而保內地于無事也然增兵五百名年計增餉四五千金黔且難支欲藉內帑又成畫餅終無濟矣故從來有借鑒寧遵義五百兵之說亦計增兵之爲難耳此中士民受害已深言勦則喜言守則樂言派及錢

糧則終無以應今軍官四五年而不得俸哨兵經年防苗日食六釐之餉而二三年猶未有給營哨逃死過半何以言兵且紅苗盤據東抵永保南抵西溪銅仁西抵西平邑石北抵五寨草子石柱等司苗數不盈三萬者近是第云四面夾攻旦夕可滅則亦巫人之說法耳歷觀前人征苗無一次不聯三省或以十萬兵或以二十萬兵或以六萬鵬勦有需三五年者有需二年一年餘者彼時苗尙不多勦易爲力今苗習戰法長技與我共之而徑路多岐窟穴險阻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固慣于走險執熱而我方且迷于東西失其地利也若謂苗不耕種春不劫則夏饑秋不擄則冬歉毋論遠事如近者四司會盟合兵欲絕其蘇汲則固不能絕也彼何嘗無積芻于外援接濟實繁有徒黔雖壤接連省而程途遙隔或三日五日者有之或十日八日者有之以客兵而入內地不能審時度勢籌悉萬全可嘗試而輕舉否彼謂土司甚效忠款願自集兵裹糧者近不合兵乎兵不素練一鼓而敗纔兩月而輒言餉不接濟矣事不統于一人政出多門誰其稟令而一心志齊耳目也視行

師若兒戲其以疆場成敗付之孤注乎夫治病者先固其內而後調及其外黔窮弱極矣動輒言哨兵無用請扣餉以爲懸賞此各哨之兵能辟穀以待哺乎抑枵腹以執戈乎抑逐之而助敵以爲我拒乎內地一疎紅苗長驅誰其遏之倡爲此議者不惟不知兵抑且助紅苗而爲亂者也故愚謂言事易任事難民之爲計與官之爲計異也又何怪事外之臆說哉

往行

余肅敏公子俊旣以總制三邊召還爲兵部尙書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衛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法治之旣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制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

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餒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旣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患時貴州守將特有奧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興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儲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載必得兩倍之數俟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上是之乃止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尙書諡忠宣嘗調職方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

弘治中安南擾占城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李文正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若今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必遮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遑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憲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疏卽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于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卽于報捷本上標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楊成字汝大號震厓長洲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尙書謚莊簡嘗巡撫江西贛郡多山民負險而健鬪有兩姓爭產相格殺公廉得其魁宿勅有司捕治之而汀贛撫臣名其爲賊移檄會勦公曰此一獄吏事耳奈何動兵不聽竟發兵掩擊斬馘千計復會奏捷公謝之賞亦

不及時論以公爲正